

对比语言学反思

韩 红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以不同语言间同、异为对象的对比语言学具有悠久的历史。但是, 学术界大多关注个别语言现象的简单对比。作为独立学科, 其学科定位、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向度和学理基础, 都迫切要求系统反思, 甚至需要置于整个人类思想发展的宏大语境中思考。只有如此, 方能建构、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对比语言学。本文正是这种理念的初始体现。

关键词: 对比语言学; 诠释; 批判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1 对比语言学的学科定位

对比语言学(контрастивн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 сопоставительно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是普通语言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Вяч.Вс.Иванов 1990:618—622),其目的是通过比较研究两种语言(研究多种语言的情况比较少见)揭示相应语言结构所有层级上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可以把对外语与母语之间差别的观察和从类型学角度出发比较非亲缘语言(неродственные языки)的工作视为对比语言学的起源。前一起源性工作反映在各国出版的语法学著作中(在西欧,相应工作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后一起源性探索与语言的(形态)类型分类的任务密切联系(Жури́нская1990: 511—512)。В.Н.Ярцева指出,“迄今,上述两种起源在对比语言学中依然能够明显体会到。”(В.Н.Ярцева1990: 239)

伴随着国际交往的增加、全球化进程的提速,现代语言学、文化学和语言哲学等学科理论的不断提出和完善,以及外语教学和翻译等应用学科的发展,对比语言学的外延不断扩张,几近涵盖整个语言系统;同时,研究方法和维度,包括研究成果呈现出多元化态势。下面,笔者将从发生学、学科地位两个角度给对比语言学这个学科初步定位。

1.1 从发生学角度看对比语言学

一般认为,对比语言学是现代语言学中最年轻的分支学科之一。然而,回眸人类发展的历程,不难发现,它的历史极其悠久,甚至起源于语言等工作最古老的语言关怀。具体讲,大多数学者以为它作为独立学科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在我们看来,这种观点不尽准确。对此,В.Н.Ярцева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语言学家的著述不仅包括语言对比研究方面的丰富材料,而且包括有关对比语言学实际运用可能性的观点。如倾向类型学研究的有А.А.Потебня,Ф.Е.Корш,Е.Д.Поливанов;探讨母语与外语比较理论基础的有В.А.Богородицкий,И.А.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энэ,Л.В.Щерба等。”(В.Н.Ярцева1990:239)的确,苏联各民族语言的多样性促使人们下功夫探讨对比语言学问题。改进民族中学的俄语和外语教学、编纂双语词典以及翻译方面的某些问题都曾经是对比研究理论成果实际运用的领域。可见,苏联、俄罗斯语言学的上述情况说明对比语言学发展过程与人们的流行看法(对比语

言学主要涉及双语比较)相左。此外,以对比为基础的语言比较本身却早在世界“混沌状态”(вавилонское смещение)、人类统一语言(единый язык)的终结和多语(языковое многообразие)时代的开启时就已经开始了。关于人类多语言现象取代统一语言,《圣经·旧约全书》有过明确记载:“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耶和华说:‘看哪,他们(人——引者)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语言,如今既作起这事(建造巴别城和通天塔——引者),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圣经 1994: 9)于是,天下人使用的语言就各自不同,出现多语言现象。虽然这只是宗教传说,但它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多语言导致人类须要跨语言交际,不同语言载体的人们之间的交际就需要语言对比,因此语言对比产生于多语言之间的交际(语言间交际)的需要;第二,有需要,就有思考、探索,由此不难得出结论:语言对比的历史十分悠久。显然,尽管作为独立学科的对比语言学十分年轻,但是人类的语言对比研究活动却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发展历程。

总的来讲,任何二语语法,甚至许多最初出现的母语语法,都是人们有意无意间在与其他语言对比的情况下撰写而成的。区别仅仅在于:在第一种情况下,比较的对象是母语;在第二种情况下,比较的对象是作者的文化优势语言(престижный язык культуры)。学者们认为,印度的巴尼尼语法就已经潜含着梵语与中古印度日常会话语言比较的因素;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欧洲语法是现代语言最早的语法,它们实际上是人们在与希腊语和拉丁语语法比较基础上的研究成果。即便是描写“异域”语言(«экзотический» язык)或地方方言(диалект)的现代语言学家,其意识中也包含着自已习惯的母语或其他语言模式。他们会不由自主地拿新语言的事实与自已熟悉的语言比较,并且通过熟悉的概念网络(сеть понятий)考察陌生语言事实。对比语言学产生于多语言描写及其教学的需要。所以,当今对比语言学是人们长期以来语言描写实践的升华和理论概括。

不可否认,作为现代语言学中的独立分支学科,率先大量研究对比语言学的是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英语国家的语言学家。其中,对该学科的形成作出突出贡献的,当首推R. Lado (P. Ладó)。其代表性成果是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s (1957)。该领域的其他经典著述可见于G. Nickel (Г. Никель) (1989: 350—365)。与此同时,布拉格学派和法国学者Ш. Балли (1955)的研究工作对于对比语言学的形成也发挥过积极作用。后者的学术探索与其在法语课堂上讲授德语的工作需要密切联系。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多民族和多语言现象以及国际交流所提出的语言教学和语言间交际需要,极大地推动了苏联对比语言学的建立和发展。在这一领域中作出突出贡献的有著名学者Л. В. Щерба 和 Е. Д. Поливанов。此外,还有А. И. Смирницкий(1953); В. Н. Ярцева(1960); В. Д. Аракин (1969); К. Г. Крушельницкая(1961), А. В. Федоров, Н. Н. Кузнецова, Е. Н. Морозова, И. А. Цыганова(1961); В. Г. Гак, Е. Б. Ройзенблит(1965)。上述学者的研究对象既包括俄语与外语(法语、德语等),又包括俄语与苏联境内的方言之间的对比。

从发生学角度着眼,对比语言学产生于非母语教学,因此具有实践意义,而且相应研究具有浓厚的应用色彩。不过,当代语言学,比如成立于1986年并且一直持续到今天的“语言的逻辑分析(Лог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языка)”课题组的研究成果表明:语言学(含对比语言学)发展至今,已经突破传统语言学“为语言而研究语言”的局限,开始探讨与语言有关的逻辑、文化、伦理、审美、宗教等传统哲学和各具体科学关心的问题,开始将语言学与英美分析性语言哲学、欧陆人本主义语言哲学相结合,既研究个别语言(отдельные языки),又研究不同(异质)语言之间的对比,其中包括俄汉语对比。而今,从方法论角度着眼,与整个语言学一样,对比语言学也需要敞开怀抱,吸收其他学科的合理方法和成果,着力于自己的理论建构,进而将理论与应用结合起来。

1.2 对比语言学的学科地位

“众所周知，比较方法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基本方法。‘有比较才有鉴别’，一种语言的特点只有通过与其他语言的直接或间接的对比方能被认知，被明确，通过对比我们可以更清楚、更深刻地认识所比较语言的异同点。”（张会森 2004：1）可见，比较是语言研究的基本方法，甚至可能是其唯一的方法。根据研究目的和对象的不同，使用比较方法研究语言的学科可以一分为三。第一，历史比较语言学，它研究各种语言在自己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发生学意义上的共性（генетическая общность）。第二，区域或地域语言学（ареальн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研究各种语言之间的派生亲缘关系、语言联盟（языковые союзы）以及语言现象中除去发生学意义上的共性之外的共性。第三，对比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探讨语言间除开发生学共性之外的相同和相异特点。其中，历史比较语言学以语言的历史作维度展开比较，区域或地域语言学从语言的空间出发进行比较，两者都主要对所比较语言的共性感兴趣；而对比语言学则既关注共性，又关注差异性，其探讨维度主要是共时条件下的空间（结构），当然也包括语义、形式和语用。

比较（对比）研究的一般任务如下：第一，揭示不同语言各种手段使用上的同与异；第二，更好地确定所比较语言的特点，因为在一种语言内部实施语言研究可能会忽略或遗漏该语言的某些重要特点；第三，直接与各种应用语言学相联系，比如非母语教学和语际翻译理论，比较可以使前者预见和排除负面干扰，可以为后者提供可靠的语言学基础和语言转化依据；第四，为类型学和揭示语言普遍性提供材料。（В.Н. Ярцева 1990：239）

1.2.1 对比语言学与语言类型学

对比语言学与语言类型学之间的关系，是学界积极讨论的问题之一。关于两者之间的区别，В.Скаличка 指出，语言类型学将语言系统的个别要素（отдельные компоненты）作为比较基础，但在所有语言中或者在尽可能宽泛的语言共性框架中研究上述要素；对比语言学仅仅比较两种语言，但包括两种语言系统中的所有因素（В.Скаличка 1989：27—31）。语言类型学 and 对比语言学的发展证明，В.Скаличка 的上述区分不完全正确。比较分析的对象可以是个别现象，但不一定只局限于两种语言的范围之内，完全可能在两种以上的语言框架中对比；类型学的分析也可以超出语言中的个别要素，甚至可以涵盖整个语言的结构。比如，张连文从对比角度研究生成语法中的“WH—移位中的不对称现象”时，甚至探讨过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俄语、保加利亚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和汉语（张连文 2005：71—76）。或许，更加正确的看法应该是：“语言类型学的任务是确定语言的类型（既确定各种不同语言中存在的不同因素的类型，又确定整个语言的类型），从而对各种不同语言实施分类，进而揭示人类语言的形成机制”（В.Г. Гак 1989：7）。而对比语言学的任务没有语言类型学那么宏大，它比较两种或多种语言的事实，以便发现语言间的相同点和不同之处。至于语言类型学的任务，Б.Потье 在 Типология 一文中作过清楚的说明。他把类型分析区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发现类型的特点”，这是语言比较的基础；第二阶段是“根据某一类型特点确定语言的特点”；第三阶段则是“语言分类，即根据类型特点确定特定语言在语言分类系统中的地位”（Потье 1989：187—204）。关于对比语言学与类型学之间的关系，比较一致的观点如下：相对而言，类型学是比较抽象的科学，而对比语言学则更加具体；换言之，对比语言学为类型学提供材料，类型学给对比语言学提供解释相应相同点和不同点的理论手段。

于是，类型学与对比语言学首先在共时平面上发生对立。然而，在某些理论中，对比语言学作为学科概念，其外延被缩小收窄了。因此，它只与比较语言的其他形式相对立。此处，须要提及两种理论。首先，谈谈特征学（характерология）。虽然布拉格学派研究过这一概念，但是它与纯粹对比语言学之间的区别依然不甚清楚。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布拉格人没有把特征学与对比语言学对立，而是将它与类型学对立。如果将特征学与对比语言学对立起来，那么前者的特点就在于：它探讨某一语言在某一时刻的本质特点，同时力图揭示这些语言特

点之间的蕴涵关系。正如 В.Матезиус (1989: 18—26) 所指出, 与捷克语比较, 英语的特点是句法主语的主位性 (тематичность)。按照这位学者的观点, 此类独特事实的产生根源是英语的下述两个特点: 被动结构的较高使用频率、含形容词的特殊短语的常用性。他把这一事实同相应句子成分疏离主语功能的大量事实联系起来。比如, 英语动词行为观念的弱化; 与此相联系, 由名词和动词构成的结构的普遍使用等。在这种“名·动”结构中, 行为由名词表达, 甚至名词与动词很容易相互转化。这表明, 其名词与动词在形态上的区别已经模糊不清。这种现象在汉语中也很常见。例如, “我爱祖国”与“我的爱是无私的”。可见, 一个特点往往与一系列各种不同、但十分重要的语言现象相联系。类似的研究方法, 我们在 Ш.Балли 的《Общ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 и вопросы французского языка》(1955) 中也可以见到。在该著作中, 法语音节的结构、词重音与句重音、形态学、词汇语义学、词序、构词学这些方面的特点与德语相比, 处于相互联系之中, 并且是由语言结构的深层特点决定的现象和发展趋势。与此类似, 语言的深层特点可以通过人的各种不同行为和判断体现出来; 同时, 语言的深层发展趋势也可以反映在各种不同层级的语言现象里面。

1.2.2 对比语言学与对立语言学

有些作者通过收窄对比语言学这一概念的外延使它与对立语言学 (конфронтативн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 对立。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 Г.Хельбиг(1989:307—326)。他认为, 对立语言学具有更强的理论取向, 既研究语言间的相同点也研究其不同点; 而对比语言学具有更强的实用目的, 多研究语言间的不同点。当然, 在实际运用对比语言学的材料, 尤其是讲授语言时, 必须关注语言间的差异。但是, 比较语言时, 原则上必然既关注不同语言间的同, 又关注它们之间的异。此时, 两者之间的原则性差异根本不存在。比较时, 重要的是指出大量词素变体事实之间的形义同构 (изоморфизм алломорфных фактов)。因此, “区分‘对立’语言学 and ‘对比’语言学是没有根据的, 两种研究途径属于同一种研究方法, 区别仅仅在于运用其研究成果时首要的关注焦点是什么” (Гак 1989: 9)。笔者赞同 В.Г.Гак 的观点, 不应该区分对比语言学与对立语言学。就科学研究而言, 缺乏理论与缺乏事实材料一样, 都不具有真正的科学性。理论探索和实证考察都是而且都应该是对比语言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支撑下, 同时针对当前语言比较中的理论探索严重不足、局部经验总结泛滥成灾的学科现实, 我们在本文中专注理论反思和探索。同时, 关于同和异的关系, 前者是比较、成功交往(交际)的基础, 后者是成功实施交往行为所必须通过转换和理解予以解决的问题。因此, 它们是对比语言学研究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方面。

1.2.3 对比语言学与非语言科学

对比语言学不仅与一系列语言学分支学科密切联系, 而且与一系列非语言学学科相关联。后者包括心理学、民族心理学、文化史等。需要指出, 心理学在第二语言教学过程中占据主要地位, 对比语言学与它直接联系。对此, 可参阅 К.Джеймс(1989: 205—306)和 У.Немзер (1989: 128—143)。

对比语言学与民族心理学和文化之间的联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一问题在 Р.Ладло (1989: 32—62)的文章 Лингвистика поверх границ культур 中得到专门研究。他力图向人们表明, 文化因素也可以像语言因素那样分三个层级予以比较。根据他的理解, 这三个层级是形式、意义和附加意义的分布。的确, 在每一种语言之外的现实中, 我们都可以找到语言符号中存在的那种形式与内容之间的不对称性。

1.2.4 对比语言学与外语教学和翻译

如果说上面讨论对比语言学与语言类型学、对立语言学、心理学、文化史等非语言学科之间的关系是为了从理论上凸显对比语言学, 那么此处讨论它同外语教学和翻译(本文只涉及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的关系则是为了从应用角度凸显我们的研究对象——对比语言学。

对比语言学与外语教学 后者是前者产生的直接动因之一，这种观点恐怕不会有人怀疑。质言之，外语教学的需要促使对比语言学产生，对比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又反过来指导外语教学。对此，张会森有过系统阐述。他把对比语言学区分为理论对比语言学和应用对比语言学，并且说：“对比语言学的应用价值首先在于它有助于外语教学和对外语言教学（例如对外汉语教学），概言之，有助于第二语言的教学和学习。”（张会森 2004<上卷>：7）张先生把对比语言学服务于外语教学的任务概括为“1）确定两种语言由于差异而产生的教学上的难点；2）研究教学中运用对比的范围、具体内容和方法，并为编制教学大纲、编写教材提供材料和依据”（同上）。确实，教、学任何外语都离不开母语。尤其是成年人学习外语的情况更加典型。在我国外语界流行着一种要求：要求外语学习者依靠模仿和训练达到操母语者一般无二的境界。近年来，我国英语界引进并研究中介语，以及世界英语、印度英语、马来西亚英语，甚至中国英语这些观念的提出和研究，已经表明上述要求很难达到，而且也没有必要花那么大力气去事倍功半。“因此，对比是加深对所学语言的理解和掌握，减少母语干扰，变阻力为助力的好方法。”（张会森 2004<上卷>：7）

对比语言学与翻译 这两个学科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在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展开研究；既可以在同一种语言不同历史横断面（比如古汉语与现代汉语等）之间展开，也可以在不同语言（比如俄汉、英汉等）之间展开。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则在于：对比语言学旨在通过对比发现所比较的两者之间的异同；而翻译的终极目标是在异同基础上实现两者之间的有效转换。转换需要在同的基础上着力处理异。可见，对比语言学是翻译学的基础，在前者的基础上从事翻译必将事半功倍。由此，产生一种翻译理念：在对比语言基础上建构翻译的转换机制和体系。附带指出，这种翻译理念与我们以交往行为理论为基础建构对比语言学的思想不谋而合。

综上所述，在众多学科体系中，对比语言学可以这样定位：1）它处于语言学这个亚体系之内，是语言学各分支学科的组成部分；2）它与心理学、文化学等处于相互对立、相互联系之中，以各自独立为主；3）对比语言学因外语教学和翻译学的需要而建立；一旦建立，又反过来指导和促进外语教学和翻译学向前发展。

2 作为独立学科的对比较语言学

比较（对比）研究可以采取不同形式，也可以致力于不同任务。因此，探讨对比语言学的学科结构是必要的。当今学界存在着属于对比分析的各种不同的流派。它们在研究对象、向度（направленность）、层级和目的上互相区分。

2.1 研究对象

对比分析的对象可以是语言任何层级上的单位——音位、词、语法现象和篇章，而且可能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甚至可能是三种或三种以上语言。通常，对比语言学使用语言共时断面（Кубрякова 1990：451—452）上的材料。就语言的各种不同层级而言，对比语言学开展的工作在数量上呈现出不平衡性：“研究得最多的是对比语法，其中包括构词法；研究得比较少的是对比音位学，研究得最少的是词汇系统。”（В.Н. Ярцева 1990：239）此处，“研究得最少的词汇系统”是指整体性、系统性的词汇，比如整体性的词或名词、动词等，而不是个别词或词群。

2.2 对比分析的向度

根据对比分析的向度，可以区分为双向（多向）对比语言学（двусторонняя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яя> контрастивн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和单向（односторонняя）对比语言学。在第一种情况下，对比的基础是“第三个成素”——特定的语言外概念，研究的是该概念在两种或多种语言中的表达方式。而在单向度比较研究的情况下，对比分析揭示一种语言中某一形式的意义，确定类似意义在所比较语言中的表达方式。事实上，在前一种情况下，比较的

向度是可逆的，出发语（исходный язык）与目的语（язык-цель）之间不存在差别；在第二种情况下，比较的向度不可逆，这种比较不仅是单方面的，而且是单向的，一种语言是出发语，另一种语言就一定是目的语。不难看出，上述比较分析途径上的不同，与专名学和语义学研究途径上的差异相近。就语义学的研究途径而言，所比较的事实沿着从形式到内容或功能的向度推进；然而，就专名学而言，比较则是从内容到表示内容的语言形式。任何比较的基础都是比较范畴或对比范畴。在第一种情况下，该范畴具有形式特点，同时将一定形式与一定内容联结起来。在第二种（运用专名学研究途径）的情况下，比较范畴具有纯语义或功能特点；它可能是任意概念范畴。此时，需要探讨某一特定意义的所有表达手段，而不考虑相应手段属于什么语言层级。“在对比研究理论中，包括苏联学者的相应著述，都讨论过语义学和专名学何者最有‘价值’、何者是‘真正的’对比研究的问题。其实，类似问题已经丧失科学价值了。整个语言都由形式和内容（意义）构成。对比研究无论在语义学中还是在专名学中同等重要。”（В.Г. Гак 1989：10—11）

2.3 对比分析的层次

对比研究可以按照分析层次予以区分。譬如，Р.Ладо（1989：32—62）把对词的对比研究途径区分为3个层级：形式、意义和分布（дистрибуция）。他的分布不仅指词所处的形式环境（формальное окружение），而且指词在一定上下文和情景中的使用情况。Э.Коссеру（1989：63—81）依据语言现实（языковая реализация）的层级区分比较分析的层级。准确地说，他分出语言类型、语言系统、语言规范和语言因素在篇章中的功能。人们可以在上述任何层级上比较语言。然而，对于翻译理论和实践来说，要揭示在语言系统中占据不同位置的各种因素的功能统一体（единство функции），最重要的是在篇章层级上展开比较。与此联系，区分篇章语义结构的3个方面——含义（смысл）、意义（значение）和意谓（обозначение），是有价值的。含义在篇章中实现，它包括语言外要素、各种文化附加意义（коннотации культурн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等。意义指语言符号的内容。而意谓则指符号用于一定所指对象的使用情况。翻译就是相同的含义借助不同的意义，准确地说，借助具有不同意义的符号被意谓，被转换。因此，就翻译而言，对比语言学的功能方面比系统方面更加重要。Э. Косериу在上述文章中所介绍的比较方法直接适用于篇章对比语言学。事实上，与这一模式接近的是语言能力（компетенция）与语言使用层级上的对比分析不同。语言能力层级与语言的类型、系统和规范相似，语言使用层级与语言手段在言语中行使功能相似。上述“意义”与“含义”、“能力”与“使用”的区分同语言研究的重点由客观意义向主观意义的转移、由系统性语言向现实性言语转移两个趋势一致。

2.4 对比分析的目的

按照目的，对比分析可以用于描写类型学框架中的一般语言或者具体语言，也可以用于翻译或语言教学。上面已经谈及与Э.Косериу层级模式相联系的翻译。在此，我们将再次指出，就这一目的而言，在篇章层级的对比分析中，功能方面最为有效，因为功能的普适度很高。最初，对比语言学产生于语言教学的需要。它与语言教学密切联系，并且为改善语言教学方法提供理论根据。К.Джеймс（1989：205—306）认为，翻译理论、言语错误分析和对比分析三者之间密切联系，是同一个一般概念的3个亚概念。

迄今，语言教学领域的教学法专家、理论工作者对于对比分析在非母语教学中的作用，见仁见智。一些人认为，对比分析在语言教学过程中的作用不可替代，它为预测母语干扰范围、有意识掌握语言提供可能。另一些人则认为，对比分析在语言教学中的作用被夸大了。比如，У. Немзер（1989：128—143）坚持认为，在语言教学过程中，学生会建构某种中介语（интерязык）、近似系统（аппроксимативная система）。后者通常会容纳母语因素以及学生早先已经掌握的所学语言中的因素。此时，主要干扰可能源自所学语言的先前阶段，而不是出发语。对此，他提供的证据是，母语不同的学生学习相同的第二语言时常常会犯相同

的错误。尽管这一观念无疑具有价值，但是限于本文题旨，不作详细阐释。

与国外相比，我国的对比语言学研究起步要晚得多。英汉对比研究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才逐渐展开，而俄汉对比则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事情了（连淑能 2005：3，陈国亭 2004：1）。虽然我国的语言对比起步晚，但发展十分迅速。纵观我国对比语言学的发展历程和态势，令人高兴的是：1）人们已经意识到对比语言学的重要性，积极投入到相关研究之中，因此该学科已经成为我国语言学的热点之一；2）学科发展迅速，除音位外，语言系统的所有层级都已经开始得到研究。不过，应该看到，我们的研究太拘泥于个别语言现象，理论建构有待加强。

3 现代语境下的对比语言学透视

3.1 成就

综观对比语言学的当今态势，它不仅呈现出研究目的和流派的多元化，而且研究方法也体现出多样性。实际上，没有一种语言研究方法，也没有一种语言学理论，不可以甚至不试图服务于语言对比研究，不努力用于对比目的。下面，介绍几种语言对比研究方法。

3.1.1 语言层级模式

受语言层级观影响，将语言层级模式尝试性地运用于对比分析，是当今学界的一个特点。其中，最为流行的是转换生成语法，特别是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理念。深层结构在专名学比较研究中的作用非常重要。人们把比较研究的内容作为深层结构予以考察，把传达内容的各种方式作为具有不同语言组织的表层结构予以探索（详见 К.Джеймс 1989：205—306）。К.Джеймс 在讨论研究对比生成语法的必要性时指出，这种研究十分必要。此外，格语法也在对比研究中获得了牢固地位。它实际上是生成语法的分支。

3.1.2 要素（成分）分析

在对比语言学中，最富有成效的是以要素分析（成分分析）为基础的微观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以下简称微观语言学方法）。事实上，人们进行比较时需要比较的不是个别的音位、语词或语法形式，而是构成这些单位的要素。微观语言学方法指导下的研究工作可以让我们跨越语言形式的表象，扎进语言形式的深处，从而有利于揭示整个语言的特点。К.Джеймс（1989：205—306）通过自己的工作向人们表明，这种方法适用于语言系统中各种不同层级单位。的确，仅仅开列所比较的两种语言各自的音位清单，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是将不同特征作为标准，考察这些特征在各自语言中的现实情况，揭示相应特征在不同语言中的主要运作机制。例如，法、俄两种语言中的运动动词比较。仅仅指出运动动词在俄语中的使用频率高于法语中相应动词的使用频率显然不够。如果在此基础上运用要素分析法分析这些动词，那么就可以得出结论：俄语中相应动词的主要要素是“运动方式”（常常还借助前缀表示运动方向）；而在法语中，动词要素——运动方向则由动词词根本身表示。这说明，不同语言中的说话人在话语建构过程中首先反映情景、客观现实不完全一致的特点。要素分析可以直观地展示所比较语言的话语组织中的冗余性或经济性特点。比如，Дж.К. Кэтфорд在俄语句子 Я пришла 与其英语等价物对比时指出，从总体上看，这两个句子可以反映出 7 个不同的现实特点——运动者、运动者的性别、运动特点、运动方向、过去时间、行为的完成性、行为与说话时刻之间的联系，但是两个句子只反映出其中的 3 个特点——人（运动者）、运动方向、运动时间，其余 4 个特点已经成为与描写该情景所需没有直接联系的词汇语法必有范畴（лексико-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е обязательные категории）。这种分析表明，在语言现实化过程（言语）中，哪些语言要素明确反映语言外现实本身，哪些语言外要素由语言系统暗示。同时，这种分析还可以区分语言共性与民族语言特质。它可以区分准确描写情景所必需的话语最小自足因素与冗余因素。后者的使用仅仅由某一语言的系统决定。

3.1.3 语境功能分析

语境功能分析在对比语言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具有性质和数量两个方面。性质语境分析的着眼点是一定形式和结构在两种语言的言语使用上的不同。然而，对比分析的任务是揭示语言趋势，因此性质分析本身就显得不够充分，需要数量分析补充。于是，对比语言学经常运用数量统计和反映这些统计结果的图表。当然，分析的准确性、可靠性不可能由带小数点的统计数字独力提供保障。语境对比分析的性质方面可能涉及篇章结构的各种不同现象。篇章的形式要素常常成为这种分析的首选对象。比如，P.Шгернеманн（1989: 144—178）的下述研究就是一例。他研究处于句首位置的句子成分的本质，并且得出结论：该成分在一种语言中充当主语，在另一种语言中则可能行使状语功能。虽然这种研究具有一定价值，但是它还与词序、实际切分相关联，因此不可能通过语言比较提供有关不同语言篇章建构规律的完整知识。涉及选择语言手段表示相同内容，研究诸如不同词类的词在篇章中的使用、表示客观情景的各种表达方式（主被动结构、转换动词等）的使用、句中题元的排列组态、不同话语交际形式（疑问句、祈使句等）的使用、代词表征（местоименная репрезентация）和二次称名（повторная номинация）等问题，对比语言学更加容易发挥作用。В.Г.Гак指出，“国外（西方——引者）对比语言学目前对篇章的内容方面、构句时对现实（情景）要素和不同特点的选择，关注不够。正如运动动词分析所昭示的那样，上述选择由讲不同语言的说话人进行”（Гак 1989: 14）。她接着说道：“可以把探索下述篇章内容参数的课题作为比较分析的对象：转义称名（隐喻<метафора>、提喻<синекдоха>、转喻<метонимия>）的使用情况，话语与交际行为的参与者（行为指向第一人称、第二人称还是用作无人称形式）之间的关系，话语情态框架、情感框架和推理框架的形成，篇章内部联系的形式特点”（同上：14—15）。上述问题目前只是在比较修辞学中涉及，暂时还没有得到大规模的系统探讨。不过，它们所具有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却是不容置疑的。篇章比较分析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研究表层结构与预设之间的相互关系。与此相联系，研究篇章冗余性和经济性的事实。只要考虑到这些因素，对比语言学就可以弄清出发语、目的语中与上下文和情景相对应的准确话语形成的规律性，有望成为研究所对篇章的作者以及其中人物（认知、情感、心理和逻辑推理等）的有效工具。与篇章主要参数相关联的趋势都会体现在内容各异的篇章和意向不同的言语行为中。因此，系统研究它们，有利于弄清不同语言中各种言语行为的形成特点。

3.2 不足与思索

3.2.1 普遍性结论探讨不足

无论西方对比语言学还是我国的对比语言学，都存在着对通过比较研究揭示不同语言间差异的最一般规律关注不够的缺点。对此，В.Г.Гак以举例的方式提出自己的建议。“可以从个别词、整个语义词群、词的形态结构切入研究词汇；就功能—专名层面考虑，则可以从不同意义的词汇表达方式或不同所指对象的词汇意谓方式（способы обозначения）出发研究词汇。需要强调，词汇比较需要根据共同范畴进行，譬如直义与转义、中性意义与具有强烈表现色彩的意义、普遍称名与多要素称名等的使用情况”（В.Г.Гак 1989: 15）。同样，对个别范畴和语言结构某些部分比较分析之后，比较分析对立性功能范畴——有标记形式/无标记形式、常体形式/变体形式的使用情况，行使主要功能/次要功能的形式的使用情况，核心现象/边缘现象的偏离，功能空白（функциональные лакуны）等，颇具裨益。在该情况下，应该比较研究的不是个别语言现象，而是各种可能差异的类型本身。其实，此处有两点极为重要。换言之，这两点也就是对比语言学存在的不足。（1）对比研究成功进行的前提是正确确定比较的标准或比较公分母。“就对比语言学而言，比较公分母（общий знаменатель）问题非常重要。也就是说，比较的语言标尺（язык-эталон）在对比语言学中不可回避。它是比较的基础。这种基础可能是所比较的语言中的一种语言（这种情况多发生在用语义分析方法实施对比时）；也可能是以所比较语言为基础，用归纳方法构拟出来的，包含所比较语言中一种语言的全部意义的标尺语言；还可能通过演绎推导出来的、包含形式范畴或意义范畴的抽象标尺语言”（同上：16）。（2）对比研究不能局限于个别事实或现象的比较，而应该从个别上升到一般，通过对比获得具有普适性的结论。这样，对比语言学就可以获得方法论

上的进步和完善。

3.2.2 内部语言学与外部语言学不可偏重

众所周知，语言学有内部语言学与外部语言学之分。上述所有类型的对比分析，包括篇章和文化方面，最终都会涉及到内部语言学，即语言系统内部的单位及其关系。然而，语言可以并且应该从外部，比如从社会、文化等切入，以语言使用范围的类型学为基础实施比较。其实，许多苏联和西方著述已经提出了语言在社会中行使功能的类型学模式。不过，虽然对比语言学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值得关注，但是相关研究还不够充分。

内部语言学与外部语言学的区分，是德·索绪尔（1999：43—46）的二元对立语言理论之一。他按外部语言学、内部语言学这种先后顺序阐述自己的相关思想。“我们关于语言的定义是把一切跟语言的组织、语言的系统无关的东西，简言之，一切我们用‘外部语言学’这个术语所指的东西排除出去的”；他自己也承认，“可是外部语言学所研究的却是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我们着手研究言语活动的时候想到的也正是这些东西”（索绪尔 1999：43）。不难看出，索绪尔这些思想的基础是其语言与言语这一二元对立观。他认为内部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并且只是语言，而外部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存在于言语中的、与语言之外因素相关联的东西，如“民族学”、“种族史”、“政治史”、“种族制度（教会、学校）”、“文化”等。至于内部语言学，他说：“……情况却完全不同：它不容许随意安排；语言是一个系统，它只知道自己固有的秩序……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会提出有关现象的性质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遵守这条规则：一切在任何程度上改变了系统的，都是内部的”（同上：46）。从方法论上将客观上的在者（*сущее*, *beings*）人为地区分为语言和言语，无可厚非；但从本体论审视，却毫无根据。站在本体论立场，笔者认为，作为在者的语言，它既是系统，既有它自己的秩序，又同时与其外部世界（人的世界）相联系。因此，对比语言学应该而且必须同时将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作为自己研究的重要参数或维度。

参考文献

- [1] Балли Ш. 1955 *Общ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 и вопросы французского языка*[M]. Изд-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
- [2] Гак В.Г. 1989 *О контрастив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е*[A]// *Новое в зарубеж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е*[C]. Вып. XXV. М.: Прогресс.
- [3] Джеймс К. 1989 *Контрастивный анализ*[A]// *Новое в зарубеж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е*[C]. Вып. XXV. М.: Прогресс.
- [4] Журина М.А. 1990 *Типологическая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я языков*[A]//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Z]. М.: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 [5] Иванов Вяч. Вс. 1990 *Языкознание*[A]//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Z]. М.: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 [6] Ладо Р. 1989 *Лингвистика поверх границ культур*[A]// *Новое в зарубеж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е*[C]. Вып. XXV. М.: Прогресс.
- [7] Матезиус В. 1989 *О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й характерологии*[A]// *Новое в зарубеж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е*[C]. Вып. XXV. М.: Прогресс.
- [8] Немзер У. 1989 *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контрастив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и*[A]// *Новое в зарубеж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е*[C]. Вып. XXV. М.: Прогресс.
- [9] Никель Г. 1989 *Контрастивн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 и обучение иностранным языкам*[A]// *Новое в зарубеж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е*[C]. Вып. XXV. М.: Прогресс.
- [10] Потье Б. 1989 *Типология*[A]// *Новое в зарубеж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е*[C]. Вып. XXV. М.: Прогресс.
- [11] Скаличка В. 1989 *Типология и сопоставительн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A]// *Новое в зарубеж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е*[C].

- Вып. XXV. М.: Прогресс.
- [12]Хельбиг Г. 1989 Языкознание—сопоставление—преподавание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языков[A]// Новое в зарубеж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е[C]. Вып. XXV. М.:Прогресс.
- [13]Ярцева В.Н. 1990 Контрастивн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A]//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Z].М.: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 [14]张会森 2004 俄汉语对比研究<上卷> [C],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15]张连文 2005 再谈 Wh—移位中的不对称[J], 外语学刊, 第 6 期。
- [16]中国基督教协会 1994 新旧约全书[M], 南京。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Annotation and critique

HAN Hong

(Center for Russ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the study of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various languages, has a long and glorious history. The academic circles have paid most of their attention to the simple contrast of individual language phenomena. However, a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now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is in an urgent need of systematic reconsideration, especially in terms of its localization among linguistic sciences, methodology, study object, research orientation and theoretical fundamentals. And we cannot overestimate its importance if we take an overall view of the human cognition development. Only by making a study in this way could we construct and develop China's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Author's ideas are manifested in the article.

Key words: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Annotation; critique

收稿日期: 2006-10-15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俄汉语义对比研究”(项目号: 02JADJD740011)。

作者简介: 韩红(1972-), 女, 吉林长春人, 现为黑龙江大学高层次流动站特聘人员, 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 语言与文化、跨文化交际、文化哲学。

[责任编辑: 靳铭吉]